

東北壯遊(七)

陳嘉驥

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有此山川之偉大，故生民質樸而雄豪，地所產者豐且美，俗所習者勤與勞，願以此為基礎，應世界進化之洪潮，沐三民主義之聖化，仰青天白日之昭昭，痛國難之未已，恆悲火之中燒，東人今狡詐，北族今矯驍，灼灼令其目，霍霍令其刀，苟捍衛之不力，寧宰割之能逃，唯臥薪而嚐胆，庶雪恥於一朝，唯知行合一方為貴，無取乎狂熱之呼號，其自適以行遠，其自卑以登高，愛校愛鄉愛國愛人類，期終達於世界大同之目標，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奮勉乎吾曹！能不奮勉乎吾曹！

以上這首東北大學校歌，據說是在北伐成功，張學良易幟歸順中央後，由劉半農所撰者。

東北大學的滄桑史

東北大學創立於民國十二年，係由奉天省與黑龍江省共同負擔經費來源，至於作為東三省之一的吉林省，則因為當時張作相創辦了吉林大學

，所以並未參加協辦。第一任校長為王永江，第二任校長為劉尚清，第三任校長張學良，第四任校長為臧啓芳，第五任校長劉樹勳。

東北大學在當年雖屬於初創，但是由於東北大學的成立，致使原來的瀋陽高等師範與奉天文學專門學校為之停止招生，所以也可以說東北大學係由瀋陽高等師範與奉天文學專門學校合併或蛻變而來。東北大學正式成立後，其規模建制不但成為東北最高學府，就是與國內著名大學比較亦毫無遜色。有人說近代東北的文明與東北人才都是在東北大學發育成長，這是一點沒有過譽之處。以迄今日，不論政府機構、最高民意代表，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均有東北大學畢業的校友担任着活躍而重要的角色。

現年六十歲左右的國人，大概都還記得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熱愛鄉土熱愛國家的東北大學的學生們，為了不願受異族的統治，忍受那種屈辱的亡國奴痛苦，毅然拋鄉離井，跑到關內各地流亡，渡着悲壯淒涼的生活，到處可聽到他們「打回老家去」的呼聲，猶憶在民國廿三年（？）華北運動會的會場上，忽然出現了一

批身穿黑白制服，象徵永不忘記白山黑水故土的東北大學學生。他們係代表東北地區來出席華北運動會，他們的出現使整個會場立刻為之肅靜無聲，這時忽然出現一聲「打回老家去」的呼聲，馬上獲得全體觀眾的響應。當時那種氣氛，已充份表現出中華民族絕不會屈服，中華民國也絕不會被敵人滅亡，東北的領土與寶藏更絕不會拱手任人宰割！果不然，十四年後，全中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收復了這塊美麗肥沃的土地！

東北挺進軍的營地

民國卅五年三月，我由於俄軍的撤退，緊跟着國軍之後，來到了這塊物華天寶之地。因為我幼年在北平上學時，就不斷聽說在瀋陽的東北大學如何壯麗與如何宏偉，亟欲一睹東大蘆山真面目，所以卅五年四月三日下午，我以三十元僱滿幣代價，從瀋陽南京街八十七號中央社瀋陽分社，僱了一輛來回的馬車，特地赴北陵東北大學一遊。

就在我去東北大學參觀的前一天，剛剛有一支部隊進駐了東北大學校園。這支名為東北挺進

軍的部隊，係由偽滿軍隊所組成，在董文琦於卅四年十二月接收瀋陽後，翌日即號召偽滿警察與偽軍攜械登記，共同為祖國效力。不數日即有萬名左右的偽警與偽軍前來登記，董文琦把他們組成十個瀋陽市警察大隊。當俄軍於三月十日，自瀋陽不告而別時，這批警察奮戰於瀋陽市之內，五十二軍掃蕩於瀋陽市之外，使瀋陽市危而復安，功勞不小。其後，他們配合五十二軍與二〇七師光復撫順時，又有很大的貢獻。因此東北軍事當局，將這批由偽軍偽警組成的瀋陽市警察大隊的一部，撥歸二〇七師而成立了「青年軍二〇七師東北挺進軍」。進駐北陵東北大學的這支部隊係為東北挺進軍第一支隊，數約千名左右，均係熱愛祖國的東北青年，他們在獲得報國機會後，每個人的內心裏均充滿了無比的興奮與希望。

三日下午，我坐着馬車抵達東北大學門口時，因見有士兵站崗，才知東北大學裏駐有軍隊，這時我當然未便逕行驅車進入校園，於是吩咐馬車停下來在門外等候，步行走向校園，這時站崗士兵把槍一橫，很有禮貌的問我找何人？有何事？我一面遞上名片，一面告以我係中央社記者，擬往東北大學內參觀一下，俾能寫條新聞，向關內東北大學的校友們報導一下。這位士兵說這需要向長官請示一下，並隨手將我的名片遞給另一位徒手士兵，由這位徒手士兵持我名片進去請示。不一會出來五、六個人，其中一人拿着我的名片與我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是王××，是第一支隊的政治組主任」，然後他一個一個介紹，其中一個姓崔的，係第一支隊隊長，另一位名賈凌雲的是第一支隊政治組副主任。當王主任介紹完畢後，崔隊長說：「歡迎陳記者到東北大學來參觀，不過這裏已被大鼻子整個的破壞了，沒有一座樓是完完整整的，就是隊本部這棟也是一樣（靠校門最近的一棟）。」我抬頭遠望，果然那座大樓一個角落的屋頂完全洞穿，所有的窗戶全部都釘的是木板，只能聊避風雨而已。

俄軍任意破壞校園

崔隊長一定邀我到他們隊本部內坐一下，喝杯茶再行參觀，拗不過他的好意，只得走進去，這時隊本部內正有幾個人在寫標語。閒談間有人送來印有獅頭圓形標誌的肩章，以及寫有「青年軍二〇七師東北挺進軍第一支隊」的木製牌子。崔隊長、王主任、賈副主任等看到這些東西送來，他們掩不住的喜悅從眉宇之間表現出來。我看他們有事立刻起身向崔隊長告辭，並請隨便派一個人陪我到校園內走走即可。崔隊長表示，本應由他本人陪我一同去參觀，現在實在脫不開身，於是他指派王主任與賈副主任陪我到校園內走一走。

東北大學校舍多為紅磚砌蓋，形式莊嚴而不華麗，與名聞全國的清華大學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由於俄軍撤退時的肆意破壞，以及校園內到處都掘有大坑，所以給人的印象是「滿眼淒涼，觸目淒慘」。俄軍在校園內到處挖掘大坑的原因，據說是他們得到情報，日人在投降後趁俄軍未來前，把許多金銀財寶連夜都埋在這裏。但俄軍挖掘的結果，只得到幾百枝槍械而已，可是却把校園挖得髒亂不堪。

紅樓到處斷垣殘壁

我首先進入校園東南方的一片紅樓房，由其建築的方式與房間間隔情形來判斷，應該是學生的宿舍。俄軍駐紮期間，這些宿舍有的作了廁所，有的作了廚房，有的作了馬棚，人糞、馬糞、屎尿正在溶解，黃色液體細流夾雜着污穢腥臭氣味流向屋外。在東北冬季或春初的嚴寒季節裏，這些髒物都被凍結，還不致有礙衛生，四月天氣轉暖開凍，我經過這裏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只得匆匆掩鼻而過。繼而走到一間寬大房舍，在其隔壁有爐台、有碗架，這顯然是飯廳了，由於房頂洞穿，過去被冰雪凝結的木塊、瓦片、碎磚，現在則隨着冰雪的溶化，不斷的跟着水流一塊一塊的落下。當我正在提心吊膽小心翼翼的躲避洞穿的屋頂處行走時，忽然一聲巨響，一堆塵土、木塊、磚頭等從天而降，我深在這裏逗留真不是玩的，於是三步兩步走出屋外，轉身走進一間寬大的洗臉與沐浴房間。用水泥作的洗面台、沐浴池、蓮蓬頭等仍然殘破不全的存在着，這裏也是污泥髒水滿地。

我離開宿舍大樓，繞過一個大坑，走向西南方的校園，進入一座宏偉的建築。這所大樓用上等的紅鋼磚砌成，除了門窗蕩然無存外，其他部份還算完整。我走上樓梯到二樓，回頭在樓梯的正上方牆壁上，懸掛着一個淺綠色圓形標誌，上面橫着四個大字「東北大學」，直着四個大字為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係東北大學的校訓，這顯然是十四年前舊物。由於這個標誌的仍然存在，我心中起了疑惑，心胸窄狹狡詐的日本人，為何會容許這些舊的標誌繼續存在？在淪陷期間的東北大學這片廣大校園，日本人派了什麼用場？我轉頭詢問王主任與賈副主任，結果他們也是不知道，當時我記得準備回分社後詢問他人，但是後來却把這件事擱在腦後，一直到今天寫此稿時，雖曾請教立法委員王大任等人，可是王委員他們在抗戰時，一直追隨政府在大後方，所以也不知道，看來只有靠讀者們的解答了。

漢卿南樓題字猶存

我離開這座顯然是辦公大樓後，一直北行，進入一所小院落落的紅磚建築區域。由於民國二十五年，我在北平上學時，正值我國參加世運選手（一九三六年柏林世運）在北平清華大學集訓，每逢星期天我一定坐平綏路慢車，在清華園站下車，到清華大學去看那些國手練習時的風采。在清華園站到清華大學沿途看到的一所一所紅色的小洋房的清華大學教授住宅區，正與東北大學這個區域相似，因而判定這是東北大學教授的住宅區。這羣教授住宅區房屋有的被俄軍縱火焚毀而變成黑色，有的被拆散成了一堆瓦礫，連徒具四壁露天房屋都很少見，俄人的暴行令人豈止痛恨而已！

走過教職員住宅區右轉南行，進入一片看不出用途的樓舍，是實驗大樓？抑是教學大樓？陪伴我而行的兩位東北青年王主任與賈副主任，他

們對東北大學以及十四年來東北大學的遭遇，和我一樣的陌生，也和我一樣的茫然一無所知。那時我想起一首古詩來——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話說玄宗——而我在東北大學，竟然無法遇到一個白頭老校工的人物，替我解說一切，如有人作為嚮導，那麼我這趟東北大學的參觀，就更有意義了！一面思想着。一面信步而行，經過了兩個俄人掘的大坑，走到一座相當宏偉巍峨的建築，中間是四層兩邊是三層的大樓，其規模與氣魄在北平各大學裏也找不出幾棟來。我從底層穿過去，隔着一條寬闊大道，有一座與這座相做的一座大樓，遠遠望上去上面有四個大字——漢卿南樓。對面那座大樓是「漢卿南樓」，那麼這座我剛穿過來的大樓一定是「漢卿北樓」了，可是回首向上仰望，却沒有找到「漢卿北樓」這四個字，也沒有找到字跡剝落的痕迹。我對「漢卿南樓」這四個字的依然存在，更增加了疑惑不解，東北大學在十四年淪陷期間，難道日本人就沒有進來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於當年張學良毅然改懸青天白日國旗歸順中央，使中國統一，日本人對之惱怒不已。更由於張學良大力進行南滿鐵路包圍計劃，在南滿路兩側興建了東四路與西四路，使南滿路失去控制東北交通的功能與虧累不堪，以及興築葫蘆島港與浚遼營口港與大連港對抗等措施，更使日本人恨之入骨，以致發生「九一八」事變，而為什麼以張學良的字「漢卿」為名的大樓仍然存在？當我想到此處時，崔隊長趕來參加我們參觀的行列，並邀請我對正在「漢卿南樓」與我當時所在的大樓當中場

地上訓練中的數百東北青年講幾句話。對人講話這是我一生最感頭痛的一件事，就是三十餘年後的今日，快六十歲的我，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緊張得講不出話來，所以我立即予以委婉謝絕！

趕寫出第一篇特寫

離開漢卿大樓所在的區域，轉向好像是東北大學工學院的區域去參觀，在這裏目睹的到處都是破壞的機器與散亂滿地的機器零件，使我深深感到，欲使東北大學恢復舊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在東北大學參觀了兩個多鐘頭，當坐馬車返回瀋陽分社時，已經快六點鐘了，吃過飯就去寫新聞。最初只想寫三、四百字一條新聞，結果越寫越多，一口氣寫了三千字。總編輯林家琦兄（現中報日報副社長）予以刪改重寫，並加以潤飾成了一條不到一千字的特稿。第二天首先看到瀋陽中報，和平日報予以刊出，過了幾天國內來的報紙如華北日報、民國日報……等也全部刊出，使這這個初出茅廬的小記者為之雀躍不已，這篇特寫，成了我留存剪報中第一篇，今天重讀這篇特寫時，深覺人生如夢，三十餘年的光陰不過是一眨眼而已！

再巧遇羅永年將軍

民國三十四年中旬的一個星期六上午，我獨自跑到瀋陽市城裏玉清池（？）去洗澡，當洗好在付錢的時候，茶房說有一位長官剛剛替你付過了。當時，我心中深為納悶，因為我到瀋陽還不到一個月，認識的人並不多，有交情代付帳的人

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我於是連忙問茶房，是什麼樣的人代我付帳，走了沒有，茶房隨手一指說：「就是那位正穿衣服的長官」，我順着他的手一看，原來是五十二軍的副師長羅永年將軍。羅副師長看我走過來，一面伸手與我握手一面說，陳記者還認得我嗎？我連忙說，羅副師長我怎麼會不記得，在錦州若不是你幫忙，不知要多耽擱多少天了！羅副師長說，我現在被省政府借調出任撫順市長。怎麼樣，那天有空閒到撫順去玩，我陪你看撫順煤礦及工廠。撫順除了煤礦外，還有化工廠，油頁岩煉油廠、製鋼廠、機械廠、特殊鋼製造廠，聽說一天的時間都看不完。

我向羅副師長說，談起撫順來，倒是跟我頗有一段淵源，因為我小時候曾經居住過，有機會真想像舊地重遊一番。羅市長說，這就不用客氣了，下面有車子，我們馬上走，到了撫順把車借給你，今天你願意到那裏就去那裏，明天我再陪你看撫順煤礦。經過一番謙讓，我坐在吉普車後座，羅市長坐前座，一路上羅市長滔滔不絕的談他率軍出關作戰經過，以及他將來治理撫順的理想與抱負。

羅市長在撫順頗得市民及撫順煤礦工人的愛戴，多少次撫順煤工人為了待遇問題引起的糾紛，都被羅市長予以順利解決。其後民國卅六年，撫順煤礦工人與礦務局又發生磨擦，羅市長反對礦務局長謝樹英的高壓政策，主張順從工人最低要求。資源委員會向熊式輝告了羅市長一狀，說他只知道討工人，因而影響了撫順煤礦的生產。因此在「生產第一」的口號下，羅市長被東北行

轅調任鞍山市長。民國三十七年初，共軍圍攻鞍山，羅市長率保安隊協助五十二軍胡晉生師長展開鞍山保衛戰，鏖戰十餘日之久，最後羅市長自戕以身殉國。

兒時舊地撫順法院

且說我與羅市長坐車抵達撫順時，已經下午一點多鐘，吃過飯，羅市長要派一名市府職員陪我去各地參觀，我說不要人陪了，祇要借我一輛車就夠了，羅市長說那麼今天下午你就自由行動了。

撫順雖說是我舊居之地，不過那時才五歲，所以根本什麼印象也沒有，除了撫順地方法院門口一帶，有一點模糊輪廓外，其他一無所知。這次到撫順正值四月，是東北春天的開始，看到整齊的市容，光潔的道路，翠綠的花草與樹木，若不是有高聳的煙筒，冒着濃密的黑煙，撫順真像一座大花園一樣。我告訴司機的第一個目標是——撫順地方法院。

撫順地方法院，是我到東北後，日夜懸念冀求早日一睹的地方。車行途中，我竭力思索着二十年前所能記憶的一切。我弟兄二人嬉戲的院長宿舍前院，法警室裏轉個不停的自動捕蠅器，我和二哥賽跑的法院迴廊，我第一次吃稀米飯（高粱米）的法院飯廳，法院門口一對大石獅子，以及門口對面雜貨店的白毛小女孩。我小時候比較任性，稍不如意便哭了起來，於是這個白頭髮、白眉毛、白皮膚，以及紅爛眼邊，眼睛似睜不睜令人可怖的小女孩，便成了制止我哭鬧的休止符。

。只要一聲——再哭就叫你娶那個白毛女作老婆，這時我便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就算了，不敢再有所爭辯。

父親舊屬說出滄桑

吉普車載我到法院門口時，前後左右一切景象一看全不對勁了。首先法院大門就與以前完全不一樣，門口的景象也完全改觀，街道的方向更不對頭；當然法院門口也找不到那個雜貨店，白毛女孩更不知道到何處去了。街道的改變對我來說還可理解，因為二十年的時光，畢竟不算一段短時期，但是父親一手督造，相當新式的法院建築的改變，實在使人詫異不置。撫順地方法院係於民國十三年，在父親設計督造下完成，在東北各地地方法院中，係首屈一指的完美建築，宏偉的大門，四四方方的庭院，綠色欄杆，圍繞着當中滿種花草的花園，而今完全走了樣！

這時，撫順接收未久，法院還未恢復常態，門口沒有法警站崗，傳達室裏有一人坐在那裏，悠閒地抽着香煙。我走進傳達室，向那人遞上了名片，自我介紹一番，並詢問知道不知道九一八事變前的陳院長，他搖頭表示不知。正在此時，一個手提小箱的五十多歲的老人，自法院裏頭走到傳達室來，傳達室那位人說：「馬先生你在法院待得最久，你知道不知道九一八事變前的陳院長，這位先生在問。」馬先生楞了一下說：「我知道，陳院長在撫順作了八年。」我轉臉向馬先生說：「陳院長是我父親，小時候我在這裏住過，現在到東北來工作，特地到法院來看看，好像

法院與我小時候全不同了，真是奇怪！」馬先生說：「現在的法院是新蓋的，從先的法院在千金寨，千金寨現在根本就不存在，全被日本人挖煤挖空了，法院搬到這裏已經十幾年了。我從先就在院長室服務，你一共弟兄有三個是不是！你是老幾？」當我告訴他我行三後，馬先生訴說了許多連我根本不知道的許多往事，越說越親熱，最後竟然唏噓起來。其後，這位馬先生到瀋陽還到中央社去看了我一次。

千金寨煤礦的奇景

我離開法院，立刻驅車前往千金寨，才知千金寨煤礦，就是已經名聞遐邇的撫順煤礦的「露天掘」。東北當地人，叫「露天掘」為「大揭蓋」，意思就是揭開地的表面就是豐厚的煤礦。當我抵達煤礦大門時，為煤礦警衛所阻止，並表示倘無煤礦當局通知，任何人皆不得擅進礦區，最後由司機打電話給羅市長，羅市長再通知撫順煤礦當局，差不多到了五點鐘左右才得進入礦區，因為天色已不早，我只作了一次走馬看花式的參觀。其後，我曾跟着鮑萊調查團，錢昌照與孫越崎、張嘉璈等先後詳細參觀了多次。並且坐着露天掘的火車，一圈又一圈地駛往地心深處，到達當年挖煤的所在，仰望青天，真有絕壁深淵的感覺。

露天掘的洞口面積，約有好多個台北新公園那麼大，站在這一邊眺望對面那一邊的工人，就好像手指頭那麼大。從邊緣下望，但見低層挖煤工人，更小如螞蟻，稍高處一列火車，則僅似一

排小火柴盒，火車煙囪所冒白煙其細如線。

露天掘最初開採時，是既省時亦省力，把地上一層土石揭開後，就是一大片煤層，用不着其他煤礦似的挖掘斜井，或者建造豎井，所以經濟價值極高，露天掘經過多年挖掘後，必須一層一層向地下深處挖去，挖得愈深，礦區的口必隨着愈來愈大。最初是，挖一噸煤就是一噸煤，慢慢變成挖一噸煤，要在四周剝離岩石一噸、兩噸，然後三噸……最初挖的煤，挖好直接用火車運到鞍山鐵廠或者到營口再運到日本，後來煤礦越挖越深，礦區亦越來越大，就在煤礦坑內周圍敷設鐵道，用小火車往上運。當筆者參觀時，煤礦四壁的火車，一圈又一圈的往地下深處繞，已經有五、六圈之多，和「螺絲轉」的情形是差不多。

煤礦規模歎為觀止

自從日本偷襲珍珠港，惹起太平洋戰爭，日本海軍在中途島失敗後，日本的敗象即行暴露。這時日本人對撫順煤礦及露天掘，即蓄意把它挖垮，俾使我國將來接收後無法充份利用。日本對露天掘，亦祇有大量挖煤，放棄對四壁岩石剝離工作，因此礦底愈來愈深，所能挖出來的煤也愈來愈少，最後的結果將是整個煤礦由於岩石的塌陷變成一個廢礦。幸虧，民國三十四年，日本裕仁因為原子彈投於廣島，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否則，曠日持久，再多拖幾年，到我國接收時，撫順露天掘必成了一個為廢石掩蓋的巨洞了。

第二天，羅市長說，我來撫順已經好多天，每天忙這忙那，撫順煤礦我還沒有參觀過，今天

由撫順煤礦一位孫姓工程師陪我們好好參觀，首先參觀撫順煤礦豎井。在關內或者台灣各地的煤礦，多半是斜井，因為斜井比較省工省料，將那一地區煤開採完了即可廢置。開採豎井的條件，必須是煤層深厚，可以開採多年而不虞煤礦短期被挖完，才值得投大量資本來建立豎井。撫順煤礦豎井，地面上設備即高達五層樓的高度，巨大之昇降機直入九泉之下的煤層，舉凡工人之入井與煤炭之出井，均由此昇降機担任，動作迅速而裝載量又宏大。相形之下，一般斜井用小台車載煤或運送工人入井，有如小巫見大巫了。豎井之內工作人員常達千人以上，日本盤踞東北時期，撫順煤礦一次豎井災變，死亡工人即達五百人以上，而窒息及救活的人及負傷者尚不在內。撫順煤礦為我國第一大煤礦，年產量曾達千萬噸，其所產的煤質不但在國內為少有，在世界上亦負盛名，由撫順煤炭燒成的焦炭，不但火力熱度高而且耐久，為鋼鐵廠煉鋼所必需。在筆者參觀時，孫工程師表示，撫順煤礦經日人數十年之開採，已進入老年期，產量將減少而不會增加。我深為惋惜與悵惘者，即撫順煤礦的寶貴資源，並沒有為祖國有何重大貢獻，即行進入老年期！其間反為侵略我們的敵人日本充份利用，並用來製造屠殺我中華民族的利器！但撫順煤礦本身是無辜的！有罪的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

油頁巖的開採煉製

我與羅市長參觀了屬於煤礦經營的化工廠、小型煉鋼廠、特殊鋼廠、機械廠……之後，我們來到了撫順油頁岩煉製汽油工廠。油頁岩是一種含有豐富石油的石頭，表面為深褐黃色，日本人用這種石頭來提煉汽油，在戰時也發揮了不少作用。一塊一塊巨大的油頁岩石，由礦區運至工廠，首先推入一廣闊高大鐵棚內，由吊在廠房上面的巨錐予以擊碎。巨錐係由一技師在棚廠內之一角用電力操縱，作業時這隻巨錐在廠房內忽前忽後，忽左忽右，上上下下，運用自如，每至一巨石之上時，一聲巨響即將油頁岩石擊成粉碎。然後，這些被擊碎油頁岩，即為輸送帶自動運至其他廠房，經過加熱，蒸餾等手續時，即可產出汽油、機油、煤油、柴油、瀝青等產品。其產量在日本投降時，為每日產原油一百噸，提煉汽油一萬五千加侖。這個生產數字，在今日說起來好像是微不足道，但是在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海運已被盟軍遮斷時，撫順的產油對日本關東軍而言，亦可以說是不無小補了。同時，撫順煤礦所蘊藏的煤炭，開採已經逾半，逐漸進入衰老期，但油頁岩的儲存量，仍然極為豐厚，即使油頁岩工廠擴充設備與產量超過當日兩倍，據說亦可供應一百年以上。

張華夫遇害的房間

在參觀撫順煤礦時，孫工程師檢出許多煤炭化石，有魚、青蛙，各種樹葉，及爬蟲等形象，分送羅市長與筆者。筆者對之雖甚好奇，但並未注意保管，回瀋陽分社即隨意棄置，久而久之已不知放在何處了。

我在撫順係住在撫順礦務局招待所，所住的房間就是幾個月前張華夫所住的同一房間。張華夫的被害有三個重要原因：第一為，俄國侵略者當時正想霸佔我國東北工礦，而要求與我國共同經營東北工礦，因此當然不容許張華夫於此時此地順利接收。第二為，接收本應為資源委員會東

北負責人孫越崎之工作，孫越崎一看東北情勢不對勁，自己躲在平津，而將此危險工作推給張華夫。第三為，張嘉璈求功心切，他一看瀋陽市順利接收，即在長春頻頻打電話催促張華夫，趕日前赴撫順。致使張華夫在無法推卸情形下，輕蹈虎穴致遭俄人佈下的陷阱而遇害。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舉凡人物傳記，趣事軼聞，真實傳奇，旅遊記趣，生活體驗，科學新知等稿件，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者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壹萬字（長稿取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經採用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雜誌」轉載或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如必須退稿，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